



八月未央

我叫未央。

我一直在南方城市长大，17岁以前，在南方沿海；17岁以后，来到上海。这是一个阳光充沛，人潮涌动的城市，空气常年污浊，高楼之间寂静的天空却有清澈的颜色。一到晚上，外滩就散发出颓靡的气味，物质的颓靡的气味。时光和破碎的梦想，被埋葬在一起不停地发酵，无法停止。

还有每年一季的台风，在8月的时候。

25岁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要去北方生活。不知道北方会不会有台风。

台风呼啸而过的时候，带来死亡的窒息。无法预料，自由自在，充满幻觉。在陕西路的天桥上，我常常做的一个游戏是，把背靠在栅栏上，慢慢地仰下去仰下去。我的头发在风中飘飞，我的眼睛开始晕眩，我看到天空中的云朵以优美的姿势大片大片地蔓延过城市。我开始了解，当一个女子在看天空的时候，她并不想寻找什么。她只是寂寞。

我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，刚刚离职。独身。

我曾对乔说，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男人，我的判断只需要十分钟。十分钟。会知道我的一生是否会和他有关系。

如果他能给我带来爱情，那么我的痛苦会受他控制。所以，生命中会邂逅一段一段的十分钟，随时都会有遭受意外之前的预感。所以我



安妮宝贝精品

相信，每一个有直觉的人，都放不掉他的惶恐。

乔是一个女子。我们在夜校的英语课上相遇。

她穿灰绿色的纯棉绣花上衣，那种绿，像潮湿的没有见过阳光的苔藓，寄生在幽凉的墙角里。墙角是能带来安全感的地方，所以我选择坐在她的身边。我们把书本竖起来，埋下头看彼此的手相，恍若回到少年的校园时光。我喜欢她的头发轻轻拂在我的脸上。

你的手心上没有任何多余的纹路。乔说，你是个可怕的人。为什么。

因为上面写着一些夭折和意外。

很可怕吗？

也许。她的脸上有震慑。

我淡淡一笑，反捏住她的手指。女人的皮肤柔软清香。就像花瓣。

上完课，我们去酒吧喝酒，或者只是站在小店铺旁边，买上一杯加冰的可乐。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有一个做软件的男友，她叫他朝颜。

我们认识十年了。她说，睡觉的时候我要抓着他的手才可以。

你要嫁给他吗？

是。我要嫁给他。肯定。我想给他生10个孩子。她笑。天真无邪地把她的脸贴在我的肩上。

我看着她，微笑，抽烟，不说话。

小时候我是个沉默的孩子。一个沉默无语的孩子会带来恐惧。如果她在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，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，该相信的时候没





有诺言。她有残疾的嫌疑。

我喜欢花朵，喜欢把它们的花瓣一片片撕扯下来，留下指甲的掐痕，或把它们揉成汁水。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会没有血液。这是不知道疼痛的生命，让人陡生恨意。

母亲常常在一边，独自抽烟，神情淡漠地看着我。她是个眼睛幽蓝，笑容悲凉的女子，她把我当成她的同龄人，而非孩子，因为她是与众不同的母亲。

第一，她很孤独。第二，她没有结婚，第三，她在我12岁的时候死了。

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看见朝颜。他是一个短发喜欢穿黑色衬衣使用爱立信手机的男人。他是乔的男人。

他告诉我他喜欢爱立信的原因。因为它的辐射大。他说。我想让自己早点长脑癌，然后可以颠倒地思考这个世界。他的牙齿很白，笑起来的时候，唇角温柔地倾斜。他有干净的眼神。水一样干净而流动的眼神。

我笑。乔也笑。我们三个人走在夜校放学后的路上。她左手搂着我的肩膀，右手搂着朝颜的脖子，有时候她快乐得似乎歇斯底里。我知道这样的纵情下面隐藏着什么。乔是毫无预感的女子，所以她的眼角下面有泪痣。但我能识别眼睛幽蓝的女子。她们是苔藓，黑暗给她们水分，生命甜美而脆弱。

我们去的酒吧叫LIFE，生命是幻觉。我问老板要威士忌加冰和555香烟，然后坐在吧台边，看乔在舞动的人群里像鱼一样游动。



安妮宝贝精品

朝颜说，我和她十年。

我说，我知道。

我一直在想我是否真的能够给她带来幸福。

很多事情不需要预测。预测会带来犹豫。因为心里会有恐惧。

你看起来好象从来不会有恐惧。他在昏暗的光线下看我。

那是因为我有些事情在劫难逃。

在劫难逃？

是。打个比方，比如你遇到乔，乔遇到我，然后我又遇到你。

我笑，对他举起手中的酒杯，轻轻碰他的啤酒瓶，cheers，朝颜。

他也笑，抬起头喝酒。

第一次跟着朝颜去他在西区的房子的时候，是台风的天气。

我对他没有任何目的。只是我想我的时间无多，10月份乔将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新娘。但是她不应该离我而去。

那幢颓败破旧的法式洋楼，走上木楼梯的时候能听到咯咯扭曲的声音。为了不吵醒房东，我把鞋子脱下来拎在手里。

黑暗中听到风和云层掠过城市天空的声音。寂静无声，让我想起童年时通往母亲房间的那段楼道。她从不拥抱亲吻我，她带陌生的男人回家，她不会告诉我原因。在失眠的时候，我光着脚走在沾满灰尘的楼道上，听到她房间里的声音或者她歇斯底里的哭泣，犹豫着，徘徊着，最终只能蹲在墙角捂住自己的耳朵。我渴望她的皮肤靠近我。

我转过头看朝颜。我的眼睛凝望着他。

朝颜的神情带着狼狈，他说，未央，我没有想过要爱上你。



我微笑，我也没有。我说。

但是我已经知道什么叫在劫难逃。他叹息。他的嘴唇轻轻地压在我的眼睛上。他的气息和拥抱覆盖了我。我听到自己手里的鞋子，陡然地掉落在地板上。

那是一双有白色丝带的麻编凉鞋。

我从不穿高跟鞋。

母亲有很多双高跟鞋。她把她们一双一双地排在柜子里，有丝绒的，绸缎的，软皮的，刺绣的，珠片的……细高的鞋跟流泻突兀的凄艳。她光着脚穿它们，有时候她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地板发出寂寞的扣击声。她是美丽的女子，可是在她最美好的时候，她爱的男人不在她的身边。

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，她没有告诉过我。可是我知道，他曾经喜欢她穿着高跟鞋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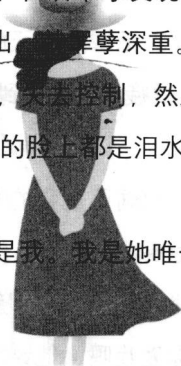
（他给过她无法遗忘的记忆。除了承担和诺言。）

我想抓住一些东西，她笑，所以我抓住你，但后来才发现我的后悔。因为对不爱我们的人，不能付出。一旦付出，罪孽深重。

你就是我难以逃脱的罪。她会突然地尖叫，失去控制，然后她的鞋子一只一只地扔在我的身上。她追着我跑。她的脸上都是泪水。她的浑身都在颤抖。

这样的愤怒不断地循环。她除了孤独，就是我。我是她唯一的爱人，敌人，对手，朋友。

终于她疯了。





安妮宝贝精品

凌晨的时候我回家。朝颜睡得像个孩子，我没有亲吻他。走到大街上的时候，发现风势凌厉，树叶满地打转。天空被吹洗得清澈异常，大群大群白色的云层急速地掠过，掠过这个孤独的城市。我躲到街角的夹缝里，给自己点燃了一枝烟，然后沿着空荡荡地大街往前走。

冰凉的雨滴，大滴大滴地，间断地，打在我的脸上。

在公用电话亭，我给乔打手机。她在睡觉，声音模糊。我说，乔，你准备在10月结婚吗。

10月的确是好天气。

不要和我在台风夜晚商量这个问题。乔懒散的声音。

男人不爱女人。他们只是需要女人。比如他生病了，明天一早你得去看他。

他打电话给你？

是。因为他找不到你。我轻轻地吐出烟雾。9月我要带你去北京。我们去北方。乔。记得我的话。

我挂上了电话。

我有把握第二天的下午会有人来找我。打电话过来的是朝颜，他的声音很疲惫。乔看到放在我床上的手镯。我不敢告诉她，这是你的东西。

这的确不是我的东西。我说。我从不戴首饰。她知道。

她要离开我。

我无能为力，朝颜。

你爱我吗。他说。





这是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，抱歉。

我想娶你为妻。我沉默。他深深叹息，然后他说，我知道你的孤独。

电话里响起断线的盲音。消失不见。

晚上乔来找我。她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。黑暗中她有轻微的颤抖，我走过去，把手放在她的头发上。我说，乔，离别有这么痛苦吗。如果我们一直是在离别中，比如和爱的人，和伤害，甚至和时光……一切又有什么不同。

乔背对着我，冷冷地说，我讨厌欺骗。

12岁的时候，我曾祈祷上天能让我迅速长大，这样我可以控制母亲，这个眼睛幽蓝，笑容悲凉的女子。我爱她。可是她疯了。她每天都会突然地爆发，把高跟鞋到处乱砸，我的头上脸上常有伤疤。我要读书，我要恋爱，我要有人亲吻和抚摸我，我要升上大学有一份工作有自己的家，我要去远方看看大海……。我听到无声的哀求把我的心脏顶得破碎。我独自在黑暗中握着满手心的花瓣，用力把它揉干揉碎，满手汁液……

母亲一星期以后死了。她穿着她的高跟鞋走路。走到楼梯口，鞋跟断了。

她尖叫着伸出双手，想抓住能够阻止下滑的物体，但什么也没有抓住。摔到楼梯下面的瞬间，她的头碰撞在墙上。她的血喷射在墙上，在此后的5年里，那面被洗得斑驳的墙壁每天散发出酸痛的腥味。我每天夜晚一边流泪一边用湿布擦洗它，直到我终于17岁了。我长大了。



安妮宝贝精品

我离开了那个南方小城，来到上海。17岁以后我再没有眼泪。

有谁能够相信我的第一个男人是朝颜。

我没有让他看到我身体里面流出的血，我怕它是蓝色的。暗蓝暗蓝的颜色充满孤独的负罪。我已经不是童年的小女孩，我想我在憔悴和苍老中。可是在我最美好的时候，我爱的人不在我的身边。

朝颜。我想起他的气息和身体，他温暖的手覆盖着我的皮肤。从来没有人拥抱我，没有人亲吻我……这是我唯一的男人。

9月终于来临。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公司想公派我去日本工作两年。如果你愿意嫁给我，我就留下来。

我说，你错了。我爱的是乔。

如果你想让我走，我会离开。两年以后如果你还没有嫁人，我要娶你。

我挂掉了电话。

台风过去。秋天的天空是清澈的蓝，阳光温暖，空气凉爽。我想去北方。

乔变得憔悴和颓丧，每天晚上流落在都市夜店，快天亮的时候才醉醺醺地回来。我喜欢所有眼睛幽蓝，笑容悲凉的女子，她们像我的母亲。包括母亲手指皮肤上的清香。那曾经在我的手心里被揉出汁液的花瓣。

我脱下她脚上的高跟鞋。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扔出去。我说，我的母亲穿着高跟鞋摔死了。因为她曾经爱过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喜欢她穿这种鞋子。她为他孤独，为孤独而疯狂。



她死了？乔把脸埋在床上模糊地发出声音。

是的。她必须死。因为生命对她已经没有意义。

是你要她死？

我只想让她脱下那些鞋子。那些会突然地打破我的头的鞋子。那些已经不再有爱情残留的鞋子。

乔伸出手拥抱住我。她的长发盖住了我的脸。她哭泣。她说，我知道，是你杀了她。

我尖叫：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说，我只是不想让她痛苦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她要一直穿着那些鞋子？！！

乔扑过来，紧紧地抱住我的头。她把我的脸压在她的肩头上，她说，不要恐惧，不要害怕，亲爱的，我在这里……她的嘴唇贴在我的头发上。

我推开她。我说，我不相信你。我拉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拖到阳台上，然后让她的身体仰后靠在铁栏杆上。当风吹散她的长发，乔发出恐惧的叫声。

我说，告诉你自己，男人是不可靠的。你要永远在一起。

乔在恐惧中哭叫，可是我爱朝颜。我每天都在想念他，我想和他结婚。她的眼泪飘落在大风中。

我放掉了她。看着她掩住脸跪倒在地上，我说，他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他要去日本了。

你永远不再会见到他。

朝颜离开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深秋。我去送他。





安妮宝贝精品

他伫立在机场的人群里，背着包，寥落的样子。他把他的手机递给我，这个留给你用吧。

我打开盖子，看到上面还留着一张发黄的即拍得的小照片，乔甜美的笑容，朝颜从背后拥住她，下巴贴着她的耳朵。我笑。轻轻地盖上盖子。

我说，乔现在留在我的身边，你可以放心。

他说，我能为力，你知道，未央。

我说，我知道。

遇到你是我的劫难。朝颜说。你是一个破碎的女子，未央。你所有没有来得及付出的感情。

我微笑。可是你要娶我。

是的。我要娶你。

两年以后你还会这样想吗。

他低下头，抬起脸的时候眼睛泪光闪动。

200年以后我还会记得那个台风的夜晚，楼道上你回过头来看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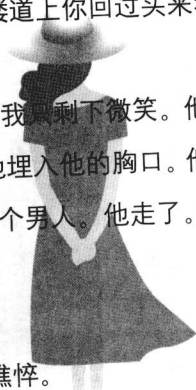
你光着脚。

我微笑。在任何我难过或者快乐的时候，我只剩下微笑。他又拥抱我。呵，有很久没有人拥抱我。我把脸紧紧地埋入他的胸口。他的心跳强劲有力，他的气息温暖清晰。我唯一的一个男人。他走了。

可是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。

我决定去北方。要带着乔走。

在上海我会有可能失去她。因为她日渐憔悴。





每天晚上她四处游荡，一次在酒吧喝酒闹事，被警察抓走。我去拘留所带她回家，一个人转了很多车，冒着雨跑到那里。乔一声不吭地蹲在墙角。她的浓妆残缺肮脏。披散着头发，裙子被撕破，脸上有玻璃碎片划过的血痕。

乔，跟我回家。

她慢慢抬起头，她说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。

因为你像我的母亲。

我知道她已经死了。

是的，她死了。她是因为孤独而死的。所以我要你和我在一起。

我要带你走。

你和她一摸一样。我爱她，乔，你明白吗。她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唯一的亲人。

但是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你要选择我？乔推开我，她流着泪笑。

因为这是宿命。乔。

这是你逃不开的宿命。

你以为你能控制我吗？她冷笑。

我的耳光用力地扇过去。我说，我能够控制你。乔，你要清楚这件事情，我能控制全部。

她的脸靠在墙上发出崩溃的哭泣。

我们的机票订在晚上。从上海到北京。

乔和我坐在候车大厅上。我的肚子稍微有些隆起，所以我已经不再穿牛仔裤。





安妮宝贝精品

我穿淡粉色的厚粗布裙子。我已经找好房子和工作，我也依然能够写作。还有乔。我爱的人。

那天她还是穿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那件刺绣的灰绿棉布上衣。她抹了口红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想到精心打扮自己。我喜欢看到她自然健康的样子，她似乎接受了新的开始。她明白照颜离开以后，我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

未央，你看好多人。

是的。很多人彼此都不认识。

认识了又如何，还是会分离。

但分离的人有些会永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不会遗忘。

她不响。她说她想去洗手间，她把她在听的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。

她的眼睛看住我。

未央，那天为什么会坐在一起听课呢。

因为你穿了件灰绿颜色的上衣，我喜欢。我拍拍她的脸。

未央，你爱我吗。

是，我爱你。

朝颜也曾经说他爱我，但后来不爱了。

那是因为时间太长了，爱会变化。除非时间停住。

她点头。她的笑容很灿烂，好，我去去就来。然后她蹦跳着向前面走过去。她是我喜欢的女子，像苔藓一样潮湿清凉，自由自在。我把手搭在自己的腹部，我习惯了这个姿势。我还没有告诉她，我有了孩子。



我想她会喜欢。这是我们的孩子。

耳机里放的是她喜欢的蔡健雅。淡淡地唱着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，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那天，已消失在这个世界。心中的爱和思念，都只是属于自己，曾经拥有过的纪念。

那首歌是在翻来覆去地唱。唱了很久。我忘记了时间。直到前面突然出现混乱，很多的人开始往前面跑，然后有保安出现。我摘下耳机，艰难地拖着沉重地大包往前面移动。我想乔应该回来帮我一把了，说不定是飞机要延误或换票。

人群涌在洗手间门口。我的腹部被一个男人的胳膊撞了一下，剧痛起来。我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，让开！让开！让我进去！！我扔下行李挤了进去，我看到躺在白色瓷砖上的女子。她的灰绿色刺绣纯棉上衣已经被鲜血染透。她的手腕支离破碎仿佛一堆棉絮。她的脚穿着没有穿鞋子。她的眼睛没来得及闭上。她死了。

我没有去成北方。我决定在南方过冬，因为我要孩子能平安地出生，因为我又开始只有一个人。乔以她的方式离开我。

我想念我们初相遇的时候，抵着头躲在书本后面看手相。她的头发漆黑清香，她的眼神幽蓝，她有信仰着的爱情。有太多气味是我爱的。我爱的人。

朝颜给我写信来。他说，我在东京一切安好，只是晚上失眠的时候会听到风和云朵呼啸的声音。还有乔的眼泪。如果没有你，未央，也许我早已经和乔结婚，平淡地生活着，在上海。很多次我问自己，为什



安妮宝贝精品

么会这样，可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我还是会要这样的结局。你好吗，未央。还有，乔好吗。

我没有给他回信。我的腹部一天比一天隆起。对生活我是无所畏惧的人，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害怕失去，或者有什么东西极力想得到。如果曾经有过的，我想是爱。但现在我感觉到安全。

我一点也不想遗忘他们。我想我的母亲，她穿着高跟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她像朋友一样对着我暴露她所有的孤独和绝望。还有乔，她的快乐，她的没有任何预感和设防的快乐，曾经一度让我充满希望，只有和她在一起，我才能平静。然后是朝颜，我唯一的一个男人，那个笑容温柔的男人，他给了我一个孩子。

我想每天看着他们，这样才能让我的孩子像他们。可是我只有乔和朝颜的即拍得小照片，粘在手机上的，发黄模糊，渐渐剥落。我长时间地凝望它，凝望那些被伤痛和幸福打击摧毁过的脸。

然后有一天，那张小照片消失不见。乔和朝颜的面容失去了具体的轮廓。只剩下记忆。

这一年上海的冬天非常寒冷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彻骨的恐惧。我爱的人，一个一个地走了，一个一个地离开我。我以我母亲的方式抓住了一个生命。可是我想，最起码我不会后悔。

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，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，轻轻地覆盖我的眼睛。我听到自己轻轻叫出一个名字。

在我临产之前的一星期，我给朝颜打了电话。





朝颜电话里的声音依然温和清晰。他很意外，他叫我，未央。

我说，朝颜，我想我对你能够坦白几件事情。先说三件。1，我在童年的时候杀掉了我的母亲。2，我是决意要把你和乔分开。3，乔在机场的洗手间里自杀，已经死了。如果你愿意继续和我说话，我再讲下面几件。

电话那端一片沉默，只听到朝颜的呼吸。我的唱机里放着那首歌，蔡健雅，她唱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，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那天，已消失在这个世界。这是乔在朝颜离开以后最喜欢听的歌，我终于知道她爱他有多深，但是她什么也不说，她什么也不做。她是被我揉在手心里的一团花瓣，汁液渗透我的灵魂。当她死在陌生人涌动的机场里面的时候，她终于脱掉了她的鞋子。她光着脚。

我拿着话筒微笑。我聆听着那端的沉默。然后我听到轻轻地喀嚓声。朝颜挂掉了电话。

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眼睛是清澈无比的蓝。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，有漆黑的头发，湿湿地搭在头上。我非常想带她去陕西路的天桥。我想抱着她，把背靠在栅栏上，慢慢地仰下去仰下去，让我的头发在风中飘飞。

天空中的云朵以优美的姿势大片大片地蔓延过城市，当她逐渐地长大，她会了解，当一个女子在看天空的时候，她并不想寻找什么。她只是寂寞。

我依然留在南方。因为乔和朝颜属于这个城市。还有我的孩子。



安妮宝贝精品

我给朝颜写信。我不知道可以写些什么，就把白纸寄给他。有时候上面有泪滴，有时候什么都没有。我在上海的西北角租了小小的房子，我开始继续写作，用稿费来养活孩子和自己。如果时光能够流转下去，宿命会有它完满的结局。

春天来了。一周有两天，我仍然去学习英文。我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哄她睡着。

中途如果她吵起来，我就走到操场上去，抱着她沿着漆黑的操场一圈圈地走。操场有非常多的樱花树，粉白的花朵在风中像雨水一样的飘落。我把花瓣放到孩子的手心里，她抓着它们笑。

我的同桌是个30岁左右的女子，短发，喜欢穿白色衬衣。有一次，她走出来递给我烟，让我非常感激。

她说，孩子很漂亮。

我微笑，我说，因为她像我爱的人。

她点头。你很幸福。

是。我很幸福。

我一直让自己这么想。

我又等到了朝颜来信。他说，未央，我和一个在日本的上海女孩同居了。我可能不再回来。那封信我看到头两句。我微笑，然后放下信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冰。

然后我继续抽出信纸看……春天的东京很美，樱花开得像潮水一样，风一吹，一夜之间就落了。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，有些事情是可以纪念的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，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。我爱



你。这是我的劫难。我相信我爱你。依然。始终。永远。他没有提起乔。

从信封里掉出几片发黄干枯的樱花花瓣，无声地，掉落在我手心。然后随风飘走。

眼泪温暖地流淌在我的手指上。那些花瓣有了水分开始柔软起来。我把花瓣放到孩子的手心里，看她抓着它们露出天真的笑容。我想，她会长成一个眼睛幽蓝的女孩，美丽，潮湿，自由自在如苔鲜。

我惟一的一个男人，我爱的人里面，依然活着的一个。我会继续用无字的信告诉他我的爱情。

可是，朝颜，离你回来的两年还有多长时间？

